

卷六

書名 增訂精忠演義說本全傳八十回 清以文居刊本
 撰者 清 錢彩 撰
 卷 卷六
 內容分類 集-小說-章回小說-講史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14
 編號 D8643350

增訂精忠演義說本全傳卷之一

第一回

天遣赤鬚龍下界

佛謫金翅鳥降凡

百餘年宋史中間南北縱橫閒將二帝事許論忠
 堪悲堪敬 忠義炎天霜露奸邪秋月痴蠅忽榮
 辱總虛名怎奈黃梁不醒右調西江月

五代干戈未肯休

黃袍加體始無憂

那知南渡偏安主

不用忠良萬姓愁

大運循環有興有廢在下這一首詩却引起一部

精忠武穆王盡忠報國的話頭且說那殘唐五代

梁暮晉黎庶遭殃其時西岳華山有個處士陳

希夷先生是個道高德行仙人一日騎着驢兜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4335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14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增訂精忠演義說本全傳八十回 清以文居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の注意事項



畢竟不知康王在廟中有何人來相救且聽下回分鮮

增訂精忠演義說本全傳卷之六

第二十一回

宋高宗金陵即帝位
岳鵬舉劃地絕交情

詩曰

胡騎南來宋祚墟
夾江夜走有神駒
臨安事業留青史
莫負中興守一隅

上回已講到了宋康王泥馬渡過夾江在崔君府廟內
就在神厨裡睡覺此回却先說那夾江這裡却是磁
州豐邱縣所屬地方那豐邱縣的縣主姓都名寬那一
夜三更時候忽然坐起堂來有几个隨衙值宿的快班
衙役連忙掌起燈來宅門上發起梆來老爺坐了堂傍
邊轉過一个書吏到案前稟道半夜三更不知老爺升
堂有何緊急公事都寬道適繞本縣睡夢之中見一神

人自稱是崔府君說有真主在他廟內叫本縣速去接
駕你可知崔府君廟在于何處書吏道老爺思念皇上
故有此夢況小吏實不知何處有崔府君廟都實又問
衆衙役你們可有曉得崔府君廟的么衆人俱回稟不
曉得都寬流下泪來道國無帝王民不聊生如何是好
回過頭來叫聲門子拿茶來我吃門子答應走到茶房
那茶夫姓蔡名茂聽得縣主升堂連忙起來正在搗茶
門子叫道老蔡快拿茶來老爺等着要吃哩蔡茂道快
了快了就滾了半夜三更爲什麼寂天摸地坐起堂來
也要叫人來得及的門子道真正好笑老爺一些事也
沒有做了一個夢就炒得滿堂不得安穩蔡茂道做了
甚么夢就坐起堂來門子道說是夢見什麼崔府君叫
他去接駕如今要查那崔府君廟在那里又没人曉得
此時還坐在堂上出眼泪你道好笑不好笑蔡茂道崔

府君廟我倒曉得只是接什麼駕真正是夢魔一面說
一面泡了一碗茶遞與門子又吩咐道你不要七搭八
搭說我曉得的惹這些煩惱等他吃了茶好進去睡門
子笑着一直走到堂上送上茶去吃都寬一面吃茶一
面看那門子只管忍笑不住都寬喝道你這奴才有什
麼好笑扯起籤來要打門子慌忙稟道不是小的敢笑
那崔府君廟茶夫撓得却叫小人不要說都寬道快去
叫他來門子奔進茶房裡來埋怨蔡茂道都是你叫我
不要說幾乎連累我打如今老爺叫你快些去蔡茂到
吃了一驚鶻鶻突突來到堂上跪下都寬道好打的奴
才你既曉得崔府君廟如何叫門子不要說快些講來
却在何處蔡茂道非是小人叫門子不要說崔府君廟
是有一个只是清淨荒涼得緊恐怕不是這個崔府君
廟所以不敢說都寬道你且說來蔡茂稟道小人祖居

近在夾江邊離夾江五六里有个崔府君廟却是倒塌不堪得的所以說不是這個廟或者城裡地方另有別个崔府君廟也未可知明早老爺着保甲查問是否就曉得了都寬道神明說是江中逃難衣服俱濕今既近江一定就是這個崔府君廟快叫備馬掌灯又命門子到裡邊取出一副袍帽靴襪忙忙碌碌的亂了一會帶了從人叫茶夫引路來到城門邊已經天明出了城一路望着夾江口而來不一時蔡茂指着一帶茂林道稟老爺這林邊就是崔府君廟老爺吩咐爾等俱在廟外候着不許高聲只帶了一个門子把廟門用力一推那靠門的石小竟推開了走到裡邊並無影响殿上亦無人跡殿後俱是荒地老爺叫門子把神厨帳幔掀起來我看可是這位神聖那門子不掀猶可將帳幔一掀不打緊只見兩根雉尾搖動嚇得魂不附體大叫老爺有



个妖怪在內這一声喊早驚醒了康王康王一手把腰刀拔出捏在手中跳出神厨喝声誰敢近前都寬跪下道主公係是何人不必驚慌臣是來接駕的康王道孤乃康王趙構排行九殿下在金營逃出幸得神道顯靈將泥馬渡孤過江你是何人如何說是來接駕的都寬道臣乃磁州豐邱知縣都寬蒙神明夢中指點命臣到此接駕康王大喜道雖是神聖有靈也難得卿家忠義都寬叫門子喚進從人進上衣服康王更換了濕衣齊出廟門都寬將馬牽過來扶康王上了馬自巴却同衆人步行跟隨一路進城到了縣中在大堂上坐定從新參見了一面送酒飯一面准備兵馬守城康王便問這裡有多少兵馬都寬稟說只有馬兵三百步兵三百康王道倘然金兵追來如何處置都寬道主公可發令旨召取各路兵馬張掛榜文招集四方豪傑人心思宋自

然聞風而至正在商議忽報王元帥帶兵三千前來保駕未奉聖旨不敢進見康王道快去與孤家宣進來軍士到城外傳旨王淵進城來到縣堂上朝見君臣大哭一番命王淵坐了問道卿家如何得知孤家在此王淵道臣子數日前夢一神人自稱東漢崔子玉托夢叫臣到此保駕不意王公果然在此正說間又報有金陵張大元帥帶兵五千前來保駕在城外候旨康王道快宣進來張所進城朝見畢奏說崔府君托夢叫臣保駕不意王元帥先已到此兩個又見了礼各々賜坐康主看那王淵一表非凡張所年已七十多歲尚是威風凜凜好生歡喜便問二卿此地地方偏小城低兵少倘金兵到來如何迎敵王淵道二帝北轅國不可一日無君臣愿王公駕回汴京明正大位號召四方以圖恢復張所道汴京已被金兵殘破况有奸臣張邦昌賣國守住那

邊其心不測不宜輕往金陵乃祖宗受命之地况在四方之中便于漕運可以建都康王准奏擇日起身往金陵進發一路上州官縣官俱各進送糧食供給舊時臣子聞知皆來保駕到了金陵權在鴻慶宮駐驂諸臣依次朝見有眾大臣進上冠冕法服即于五月初一日即位于南京廟號高宗皇帝改元建炎大赦天下發詔播告天下召集四方勤王兵馬數日之間有那趙鼎田思中李綱宗澤并各路節度使各總兵俱來護駕勤王又遣官往各路催取糧草各路聞風也漸起行解送糧米接應內中來了一位清官却是湯陰縣徐仁聽見新君即位偏遇着這等年歲斗米升珠的時候縣主親自下鄉催比糧米又勸諭富戶鄉紳各々輸坐湊足了一千担親自解送一路上克勤克儉到了金陵吩咐眾人將糧車在空地上停住走到轅門上見了中軍官道

湯陰縣解送糧米到此相煩稟復中軍道帥爺此時有事不便通報徐仁道此乃一樁大事相煩相煩中軍道我的事也不小徐仁聽見就會意了便叫家人取个封筒稱了六錢銀子封好了復身進來對着中軍陪笑道些須落敬幸乞笑納帥爺那里萬望週全中軍接在手巾覺得輕飄飄的就是赤金也值不得几何便把那封袋望着地下一擲道不中抬舉的竟掇轉身進去全不採着徐仁拾了封筒道怪不得朝廷受了苦楚不要說是奸臣做了大佞就是一个中軍尚然如此可惡難道我到了這裡罷了不成也罷做我不着沒有你這中軍看我見得元帥也不就在馬鞍邊抽出馬鞭來將鼓亂敲裡邊王元帥聽得擊鼓忙坐公堂叫旗牌出來查問是何人擊鼓旗牌官出來問明進去報與元帥元帥道傳進來旗牌答應一聲吓就走出轅門大老爺傳湯陰

縣進見徐仁不慌不忙走至階下躬身稟說湯陰知縣徐仁參見大老爺特送糧米一千到此遂將手本呈上王元帥看了大喜便道難為貴縣了但是解糧雖是大事應該着中軍進稟不該擅自擊鼓幸本院知道你是個清官倘若別人豈不罪及于汝徐仁道那中軍因卑職送他六錢銀子嫌輕擲在地下不肯與卑職傳稟卑職情極了為此斗胆傳鼓冒犯虎威求元帥恕罪王元帥道有這等事吩咐把中軍綁去砍了兩邊答應一聲吓即時把中軍拿下徐仁慌忙跪下稟道若殺了他卑職結深了冤仇報不清了還求大老爺開恩元帥道貴縣請起既是貴縣討饒免了死罪喝叫左右重責四十大棍趕出轅門又叫左右取過白銀五十兩送與貴縣以作路費徐仁拜謝辭了元帥出了轅門上馬而去王元帥忽然想起一事忙叫旗牌快去與我請徐縣官轉來

旗牌那隻耳朵原有些背的錯聽做拿徐縣官轉來正
要與中軍官出氣就怒烘烘的出了轉門飛跑趕上來
大叫徐知縣慢走大老爺叫拿你轉去就一把抓住那
件員領本來舊的不經扯一扯就扯破了半邊徐仁大
怒就跑馬轉來進了轅門也不等傳令下了馬一直走
到大堂上把紗帽除下來望元帥案前擯去那元帥倒
吃了一驚便問貴縣爲何如此徐仁道卑職吃辛吃苦
解糧前來就承賜了這點路費也不爲過爲何叫旗牌
跑上來拿我把我這件員領扯破半件攔路出醜還要
道頂紗帽做什元帥聽了大怒叫旗牌喝問道本院
叫你去請徐縣主爲何扯破了他的員領旗牌連連叩
頭道小的該死小的的耳朵實在有病聽錯了只道大
老爺叫小的拿他轉來他的馬走得快小的着了急輕
輕一把不道這件員領不經扯就扯破了元帥大怒道

小事猶可倘若軍情大事難道也聽錯得的麼叫左右
綁去砍了徐仁暗道原來是他聽錯了何苦害他一條
性命只得走上來將紗帽帶好了跪下稟道既是偶然
聽錯非出本心人命重大望乞開恩元帥道又是貴縣
討饒造化這狗頭吩咐放綁重責四十棍又出轅門左
右答應一聲吓就把旗牌打了四十棍趕出轅門而去
這里元帥叫貴縣請起本帥請貴縣轉來非爲別事本
帥久聞當年貴縣有个岳飛如今怎樣了貴縣必知詳
細故特請貴縣回來問个明白徐仁道稟覆元帥這岳
飛只因在武場內挑死了小梁王功名不就後來復在
南熏門力勦太行大盜皇上只封他爲承信郎他不肯
就職現今閑住在家務農養親元帥道既如此敢屈貴
縣在館驛中暫宿一宵等待明早同去見駕保舉岳飛
聘他前來共扶社稷何如徐仁道若得大老爺保舉庶
免岳全專

不負了他一生才學當時元帥就着人送徐知縣往館驛中去又送酒飯并新紗帽員領反添了一雙朝靴徐仁收了好不快活一夜無事次日清晨王元帥引了徐仁同到午門元帥進朝奏道有相州湯陰縣徐仁解糧到此臣問及當年岳飛現在湯陰此人果有文武全才堪爲國家棟棟臣願陛下聘他前來共扶社稷爲此引徐仁在午門候旨伏乞聖裁高宗聞奏便道當年岳飛鎗挑小梁王散了武場又叶同宗留守除了金刀王善果有大功奈父王端聽了張邦昌以致沉埋賢士孤家父已曉得可宣徐仁上殿聽旨徐仁隨奉旨上殿朝見已畢高宗道那岳賢士朕已久知他有文武全才只爲奸臣蒙蔽不得重用今朕欲聘他前來同扶王室孤家初登大寶不能遠出卿可待朕一行隨即傳旨將詔書一道并聘岳飛的禮物交與徐仁又賜了徐仁御酒三

盃徐仁吃了謝恩出朝一竟回湯陰來聘請岳飛按下慢表且說那岳飛自從遇見了施全之後一向回到家裏中習練武藝不想其年瘟疫盛行王員外安人相繼疫亡湯員外夫妻兩個前來送喪亦染了疫症雙雙去世又遇着旱荒米糧騰貴那牛旱吃慣了的人怎熬得清淡未免做些不公不法的事牛安人戒飭不住一口氣氣死了單有那岳家母子夫妻苦守清貧甚是淒涼岳大爺一日正在書房看書偶然在書中揀出一張命書那星士批着二十三歲必當大發岳大爺暗想古人說的命之理微這些星相之流不過一派胡言騙人財物而已正在嗟嘆只見娘子送進茶來叫聲相公達人知命君子固窮看你愁眉不展却爲何來岳大爺道我適纔翻出一張命書算我二十三歲必當大發今正交此運發在那里况當此年荒歲歉如何是好李氏娘子勸

道時運未來君且守困龍亦有上天時岳大爺道雖然如此說叫我等到幾時正說之間姚氏安人偶在書房門口走過聽見了便走進書房夫妻二人起身迎接安人坐定便道我兒你時運未來怎反在此埋怨媳婦是何道理岳飛急忙跪下稟道母親孩兒只爲目下困守偶然翻着命書故爾煩惱怎肯埋怨媳婦話還未說完岳雲從館中回來不見母親尋到書房裡來看見父親跪着他也來跪在父親後邊安人看見七歲孫兒跪在地下心下不安真个是孝順還生孝順子便叫岳雲起來岳雲道爹爹起來了孫兒纔起來安人即叫岳飛起來即帶了媳婦孫兒一同出書房去了岳飛獨自一个在書房內想道昔日恩師叫我不可以把學業荒廢了今日無事不免到後邊備取鎗馬往外邊去習練一番有何不可岳大爺即便提着鎗馬往外邊去習練一番

上正要練鎗忽見那邊眾兄弟俱各全身甲冑牽着馬說說笑笑而來岳大爺嘆道我几次勸他們休取那無義之財今翻必定又去幹那勾當了待我問他們一聲看是如何便叫聲眾兄弟何往眾人俱不答應只有牛鼻應道大哥只爲飢寒二字難忍岳大爺道昔日邵康節先生有言爲人正而不斜自有餘王貴接口道大哥雖說得是但是兄弟想這几日無飯吃沒衣穿却不道正而不邪得不足岳大爺聽了便道兄弟們不聽爲兄之言此去若得了富貴也不要與我岳飛相見倘若被人拿去也不要說出岳飛來便將手中這鎗在地下劃了一條斷紋叫聲眾兄弟爲兄的從此與你們劃地斷義各自努力罷了衆人道也不顧得這許多且圖目下再你道理竟各自上馬一齊去了正是

本是同林鳥

分飛竟失群

誰憐一片影 相失萬重雲

又詩曰

結義勝關張 豈期中道絕

情深不忍拋 無言淚成血

岳大爺看見這般光景眼中流下淚來也無心操演鎗馬牽馬提鎗回轉家中到了中堂放聲大哭起來姚安人聽見走出來喝道畜生做娘的方纔說得個几句你敢懷恨悲啼岳大爺道孩兒怎敢只為一班兄弟們所為非禮孩兒几次勸他們不轉今日與他們劃地斷義回來想起捨不得這些兄弟故爾悲傷安人道人有志且自由他們罷了母子二人正在談論忽聽得叩門聲急岳飛道母親且請進去待孩兒出去看來即走出外邊把門開了只見一個人頭帶邊帽身穿邊衣脚登快靴身上背着一個黃包袱氣喘吁吁走進門來竟

一直走到中堂岳大爺細看那人二十以上年紀團臉無鬚却不認得是何人又不知到此何事直待到

雪隱鷺鷥飛始見 柳藏鸚鵡語方知

畢竟不知此人是誰到此何幹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二回

結義盟王佐假名

刺精忠岳母訓子

詞曰

寂寞相如臥茂陵 家徒四壁不知貧

世情已逐浮雲變 裘馬誰為感激人

花濺淚血鳥驚心 欲將修短問乾坤

陽和不敢窮途恨 漢帝常懸捧日心

話說眾兄弟不肯安貧各自散去岳大爺正在悲傷之際恰遇着那人來叩門岳大爺開了進來只見那個人

一直走上中堂把包袱放下問道小可有事來訪岳飛的未知可是這裡岳爺道在下就是岳飛未知兄長有何見教那人見了納頭便拜道小弟久慕大名特來相投學些武藝若蒙見允情愿結爲兄弟住在賢庄以便朝夕請教不知尊意若何岳爺道如此甚妙請問尊姓大名尊庚幾何那人道小弟姓于名工湖廣人氏行年二十二歲岳爺道如此叨長一年有屈老弟了那人大喜就與岳飛望塵八拜立誓永勝同胞各不相負拜罷起來于工取出白銀二百兩送與岳飛岳飛推辭不受于工道如今既爲兄弟不必推遜了岳爺只得收了就進去交與母親遂轉身出來于工道哥哥有大盤子取出幾個來岳爺道有即進房去向娘子討了几个盤子出來交與于工于工親自動手把桌子擺在中間將盤安放得停當打開黃包裹取出十個馬蹄金放在一盤

又取出几十粒大珠子也裝在一盤又將一件猩紅戰袍一條羊脂玉玲瓏帶各盛在盤內恰向胸前去取出一封書來供在中央便叫大哥快來接旨岳大爺道兄弟你好糊塗又不說个明白却叫爲兄的接旨不知這旨是何處來的說明了方好接得那人道實不瞞大哥說小弟並非于工乃是湖廣洞庭湖通聖大王楊么駕下官封東勝侯姓王名佐的便是只因朝內不明信任奸邪勞民傷財萬民離散目下徽欽二帝被金國擄去國家無主因此我主公應天順人志欲恢復中原以安百姓久慕大哥文武全才因此特命小弟前來聘請大哥同往洞庭湖去扶助江山共享富貴請哥哥收了岳大爺道好漢子幸喜先與我結爲兄弟不然就拿賢弟送官連性命也難保了我岳飛雖不才生長在宋朝况曾受承信郎之職焉肯背國投賊兄弟你可將這些

東西快快收了再不要多言王佐道哥哥古人云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惟有德者居之不要說是二帝無道現今被兀术擄去天下無主人民離亂未知鹿死誰手大哥不趁此時幹功立業還待何時不必執迷還請三思岳大爺道爲人立志如女子之守身岳飛生是宋朝人死是宋朝鬼總有陸賈隨何之口吾難挽我貫曰凌雲之浩氣本欲屈留賢弟暫住几日今既有此舉嫌疑不便賢弟速速請回拜覆你那主人今生休再想我難得今日與賢弟結拜一場他日岳飛若有寸進上陣交鋒之際再得與賢弟相會也王佐見岳飛侃侃烈烈無可奈何只得把禮物收了仍舊包好岳大爺遂走進裡邊對母親道方纔那個銀包取出來安人取了出來交與岳爺接了出來對王佐道這銀包請收了王佐道又來了這聘禮是主公的所以大哥不受這些須禮物雖

然不成光景乃是小弟的敬意仁兄何必如此岳大爺道兄弟你差了賢弟送與爲兄的我已收了這是爲兄的轉送與賢弟的可收去做盤纏若要推辭不像弟兄了王佐諒來是岳飛決不肯收的了也只得收下收拾好了拜辭了岳飛仍舊背上包裹悄然出門上路回去不提却說岳爺送了王佐出門轉身進來見了安人安人問道方纔我兒說那朋友要住几日爲何飯也不留一食放他去了却是何故岳大爺道母親不要說起方纔那個人先說是要與孩兒結拜兄弟學習武藝故此要住几日不料乃是湖廣洞庭湖反賊楊么差來的叫做王佐要聘請孩兒前去爲官被孩兒說了他几句就打發他去了岳安人道原來如此又想了想便叫我兒你出去端正香燭在中堂擺下香案待我出來自有道理岳爺道曉得就走出門外請了香燭走至中堂端

過一張椅子安放居中又取了一副燭臺一個香爐擺列端正進來稟知母親香案俱已停當請母親出去安人即便帶了媳婦一同出來在神聖家廟之前焚香點燭拜過天地祖宗然後叫孩兒跪着媳婦磨墨岳飛便跪下道母親有何吩咐安人道做娘的見你不受叛賊之聘甘守清貧不貪濁富是極好的了但恐我死之後又有那些不肖之徒前來勾引倘我兒一時失志做出些不忠之事豈不把半世芳名喪于一旦故我今日祝告天地祖宗要在你背上刺下盡忠報國四字但愿你做个忠臣我做娘的死後那些來來往往的人道好个安人教子成名盡忠報國豈不流芳百世我就含笑于九泉矣岳飛道聖人云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母親嚴訓孩兒自能領遵免刺字罷安人道胡說倘然你日後做些不肖事情出來那時拿到官司吃敲吃打

你也好對那官府說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岳飛道母親說得有理就與孩兒刺字罷就将衣服脫下半邊安人取筆先在岳飛背上正脊之中寫下盡忠報國四字然後將綉花針拿在手中在他背上一刺只見岳飛的肉一聳安人道我兒痛麼岳飛道母親刺也不肯刺怎麼問孩兒痛不痛安人流淚道我兒你恐怕做娘的手軟故說不痛就咬着牙根而刺刺完將醋墨塗上了便永遠不退色的了岳飛起來叩謝了母親訓子之恩各自回房安歇不表書中再講到湯陰縣縣主徐仁奉着聖旨齎了禮物回到湯陰來聘岳飛那一日帶領了衆多衙役抬了禮物并羊酒花紅等件來到岳家庄叩門岳爺開門出看却認得是徐縣主就請進中堂徐仁便叫賢契快排香案接岳飛暗想我命中該有這些磨挫昨日王佐來叫我接自今日徐縣尊也來

叫我接旨我想現今二帝北轅朝內無君必定是張邦昌那奸賊僭位放我不下故來算計我也便打一躬道老大人上皇少帝俱已北狩未知此是何人之旨說明岳飛統敢接徐仁道賢契你還不知么目今九殿下康王泥馬渡了夾江現今即位金陵這就是大宋新君高宗天子的旨意岳飛聽了大喜連忙跪下徐仁即將聖旨宣讀道

奉天承運皇帝詔曰朕聞多難所以興邦殷憂所以啟聖予小子遭家不造金寇猖狂二帝北轅九廟邱虛朕荷天眷不絕宋祚泥馬渡江諸臣擁戴嗣位金陵但日有羽書之報夜有狼烟之警正我君臣卧薪嘗胆之秋圖復中興報仇雪耻之日也必有鷹揚之將急過濟夏之虞茲你岳飛有文武全才正堪大用故命徐仁賚賜黃金彩段羊酒花紅即着來京受職率兵討賊殄滅腥羶迎二帝于沙漠救生民于塗炭爾其倍道兼進以慰朕懷欽哉謝恩

徐仁讀罷便將聖旨交與岳飛岳飛雙手接來供在中央徐仁道軍情緊急今日就要起身我在此相等賢契可將家事料理料理岳飛道既是聖旨怎敢遲延就請徐仁坐定將聘禮收進後堂請母親出來坐了李氏夫人侍立在傍岳飛告稟母親當今九殿下康王在南京接位特賜金帛命徐縣尊前來聘召孩兒赴闕今日就要起身特此拜別安人道今日朝廷召你多虧你周先生教訓之恩還該在靈位前拜辭拜辭纔是岳飛領命就將皇封御酒打開在周先生靈位前拜奠了又往祖宗神位前拜奠已畢然後斟了一盃酒跪下敬上安人安人接在手中便道我兒做娘的今日吃你這盃酒但願你此去爲國家出力休戀家鄉得你盡忠報國名垂

青史吾原定矣切記切記不可有忘岳飛道謹遵慈命
安人一飲而盡岳飛立起來又斟了一盃向着李氏夫
人道娘子不知你可能飲我這盃酒麼李氏道五花官
誥尚要贈我這盃酒怎麼吃不得岳飛道不是這等說
我岳飛只得孤身並無兄弟如今爲國遠去老母在堂
娘子須要代我孝養侍奉兒子年幼必當教訓成人所
以說娘子可能飲得此酒也李氏夫人道這都是妾身
分內之事何必囑咐官人只管放心前去不必掛懷俱
在妾身上便了接過酒來一飲而盡這些事那徐仁在
外俱聽得明白嘆道難得他一門忠孝新主可謂得人
中興有日也就吩咐從人將岳飛衣甲掛在馬上軍器
物件叫人挑了岳飛拜別了母親又與娘子對拜了兩
拜走出門來但見那徐縣主一手牽着馬一手執着鞭
道請賢契上馬岳飛道恩師門生怎敢當此徐仁道賢
契不要看輕了當今天子本要親來徵聘只因初登大
位不能遠出故在金鸞殿上賜我御酒三盃命我代勞
如蕭相國推輪捧轂故事賢契不必謙遜也岳飛只得
告罪上馬縣主隨在後邊送行正待起行忽見岳雲趕
來跪在馬前岳飛見了問道你來做什麼岳雲道孩兒
在館中聽得人說縣主奉旨來聘爹爹故此孩兒趕來
送行二來請問爹爹往何處去做什麼事岳飛道爲父
的因你年幼恐不忍分離故不來喚你你今既來我有
幾句話吩咐你今爲父的蒙新君召去殺鞋子保江山
你在家中須要孝順婆婆敬奉母親照管弟妹用心讀
書牢記牢記岳雲道謹遵嚴命但是那些鞋子不要殺
完了岳飛道這是爲何岳雲道留一半與孩兒殺殺岳
爺喝道胡說快些回去岳雲到底是個小孩子並不留
戀蹣了一個頭起來跳跳舞舞的回去了這裡徐仁走

了几步叫聲賢契先請前進我回縣收拾收拾就來岳飛道恩師請便徐仁別了自回縣中料理糧草飛馬趕上岳飛一同進京在路無話不一日到了金陵一齊在午門候旨黃門官奏過天子高宗傳旨宣召上殿徐仁引岳飛朝見繳旨高宗道有勞賢卿了勅賜金帛彩段仍回湯陰理事不日再加陞擢徐仁謝恩退朝自回湯陰不提且說高宗見岳飛相貌魁梧身材雄壯十分歡喜便問眾卿家岳飛到來當授何職宗澤奏道岳飛原有舊職是承信郎高宗道此乃父王欠明今暫封爲總制俟後有功再加陞賞岳飛謝恩畢又命賜宴高宗又將在宮中親手畫的五副大像取出來與岳飛一副副看過高宗道此乃是金國粘罕弟兄五人的像卿可細細認着倘若相逢不可放過岳飛道臣領旨高宗道現今大元帥張所掌握天下兵權卿可到他營前効用岳

飛謝恩辭駕出朝來到帥府恭見了元帥張所見了岳飛好生歡喜次日就令岳飛往教場中去挑選兵馬充你先行岳飛領令就去挑選選來選去只選了六百名來見元帥元帥道我的營中你也去挑選些岳飛又去挑選了二百名連前共有八百名來稟覆元帥張所道難道一千人都挑不足麼岳飛道就是這八百罷元帥遂令岳飛領八百兵作第一隊先行再問那一位將軍敢爲二隊救應連問了凡聲並無人答應元帥道都是這樣貪生畏死朝廷便無人出力了待我點名叫去看他怎樣躲過便叫山東節度使劉豫劉豫答應一聲有元帥道你帶領本部人馬爲第二隊先行本帥親率大軍隨後就到劉豫無奈只得勉強領令即去整頓人馬到了次日張所率領岳飛劉豫入朝來辭駕恰有巡城指揮來奏今有強盜領眾來搶儀鳳門聲聲要岳飛出

陣請旨定奪高宗聽奏傳旨就着岳飛擒賊覆旨岳飛
 領旨辭駕出朝帶領這八百免郎出城來到陣前只見
 對陣許多嘍囉手中拿的那裡是什麼鎗刀多是些鋤
 頭鐵搭木棍麪刀亂亂哄哄不成模樣岳爺大喝一聲
 那裡來的毛賊快快來認岳飛喝聲未絕只見對陣裡
 跑出一馬馬上坐着個強人生得來青面獠牙十分兇
 惡若不是西遊記中妖精出現即便是封神傳中天將
 臨凡正是

未辨入山擒虎豹

先來沿海斬蛟龍

畢竟不知岳爺定得強盜否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三回

胡先奉命探功績

岳飛設計敗金兵

詩曰

兵卒瘡痍血未乾

金兵胡寇幾時安

奇才妙計遭湮沒

方識風雲際會難

却說岳爺見對陣內走出一個強盜來生得青面獠牙
 海下無鬚坐下一定青鬃馬手舞狼牙棒出到陣前大
 叫一聲岳大哥小弟特來尋你帶挈帶挈岳爺上前一
 認却原來是吉青岳爺罵道狗強盜你甘心為賊還來
 恁麼快與我拿下吉青跳下馬來道不要動手只管來
 拿軍士上前將吉青拿下牽了他的馬拿了他的兵器
 岳爺見那些嘍囉俱是鄉民叫他們都好好散去各安
 生業去罷眾人謝恩而去岳爺命眾兵丁帶了吉青進
 城來一逕上殿來見駕奏道強盜已拿在午門外候旨
 高宗命推上殿來不多時羽林軍將吉青推至金階吉
 青大叫萬歲爺小人不是強盜是岳飛的義弟吉青來
 尋他與國家出力的高宗見了他這般形像像個英雄

便問岳飛果是你的義弟否岳飛奏道雖是結義的兄弟但是他所爲不肖已與他劃地斷義的了高宗道孤家看他也是一條好漢況當今用人之際可赦其小過以待立功贖罪罷傳命放鄉封爲副都統之職撥在岳飛營前効用有功之日再加陞賞吉青謝恩畢岳飛辭駕出朝引吉青來見了元帥元帥即令岳飛領兵先往鬼愁關去劉豫領本部兵五千爲第二隊元帥自領大兵十萬在後準備迎敵再說兀朮在河間府聞報康王在金陵即位用張所爲天下大元帥聚兵拒敵不覺大怒即令金牙忽銀牙忽二元帥各領兵五下爲先鋒又請大王兄粘罕同着元帥同先文郎率領衆平章領兵十萬殺奔金陵而來且說岳飛全吉青帶領了八百兒郎一路而來至一山名爲八盤山岳飛吩咐衆兒郎住着岳爺細細四下一看對吉青道真是一座好山吉

青道大哥要買他做風水麼岳爺道兄弟可痴話愚兒看這座山勢甚是曲折若得兀朮到此我兵雖少可以成功也吉青道原來爲此正說之間忽見探軍來報道有番兵前隊已到此了岳爺舉手向天道此乃我皇上之洪福也遂令衆兒郎俱用強弓硬弩在兩邊埋伏命吉青前去引戰只許敗不許勝引他進山來爲兄的在此接應吉青聽令遂帶了五十人馬前來迎敵那番兵見吉青不上幾十個人俱大笑吉青蹠馬上前金牙忽銀牙忽道我只道這南蠻是三頭六臂的原來是這樣的賊形吉青道賊形要偷你媽的毬輪起棒來便打金牙忽舉刀招架戰不上三個回合吉青暗想道大哥原叫我敗進山去的遂把狼牙棒虛幌一幌回馬就走兩員番將帶領三軍隨後趕來兩邊埋伏軍士一齊發箭把番兵截住大半首尾不能相顧金牙忽恰待轉身

尋路忽聽得大喝一聲，衝賊那里走。岳飛在此擺動手，中瀝泉鎗迎着金牙，忽斲殺銀牙，忽上前幫助吉青回馬轉來，敵住兩軍，吶喊那山谷應聲，響過雷轟。金牙忽不知宋軍有幾百萬，心上着忙，手中刀零鬆一鬆，被岳爺一鎗刺中心窩，翻身落馬。銀牙忽吃了一嚇，被吉青一棒把个天靈蓋打得粉碎。八百兒郎一齊動手，殺死番兵三千餘人，其餘有命的逃去報信。岳爺取了兩個番將首級，收拾旗鼓，馬匹兵器等物，命吉青解送劉豫軍前轉送大營去報功。劉豫命吉青且自回營待本帥與你轉達，便了吉青回營稟報岳爺不提。且說這劉豫，想道：這岳飛好手段，初出來就得此大功，一路去不知還有多少功勞。如今這第一功權且讓我得了，下次再與他報罷。忙忙的將文書修好，差旗牌官將首級兵器等物稟見元帥報功。元帥那里曉得就上了劉豫第一

功賞了旗牌，旗牌謝過元帥，出營回轉本營。稟報劉豫，劉豫暗暗歡喜，不提。且說岳爺領兵前行，又至一處名爲青龍山。岳爺左顧右盼，吩咐將人馬扎住對吉青道：這座山比八盤山更好，爲兄的在此扎營，意欲等候番兵到來殺他一个片甲不留。你可往後邊營內去見劉豫元帥，要借口袋四百个，火藥一百担，撓鈎二百桿，火箭火炮等物，前來應用。吉青領令來到劉豫營中，見了劉豫，備述要借口袋等物。劉豫道：本營那有此物，你且回去待我差人到元帥大營中取了送來，便了吉青。聽了自回去，回覆了岳爺。那劉豫即差人往大營內取齊了應用等物，送至前營。岳爺收了，遂分撥二百名人馬，在山前將枯草鋪在地上，洒上火藥，暗暗傳下號令。炮响爲號，一齊發箭，又撥一百兵在左邊山澗水口，將口袋裝滿沙土，作填阻水待番兵到來，即將口袋扯起放

水淹他若逃過山澗自有石壁阻住去路決往夾山道而走遂發一百名兵於上邊堆積亂石打將下來叫他無處逃生又令吉青領二百人馬埋伏在山後擒拿逃走番兵又道賢弟你若遇着一個面如黃土騎黃驃馬用流星鎗的就是粘罕務要擒住如若放走了必送元帥處軍法從事不可有違吉青領令而去岳命自帶二百兵在山頂搖旗响喊嵩等金兵到來却說大元帥張所那日獨坐後營籌劃退敵之策只見中軍胡先密來稟道今日劉豫差官來取口袋火藥等件不知何用小官細想岳統制頭隊在前未曾敗績怎成第二隊的劉豫反殺敗了番兵得了頭功其中必有情弊倘若有冒功等事豈不使英雄氣短誰肯替國家出力因此特來請令待小官扮作獸醫前去探聽消息不知元帥意下若何元帥聽了大喜道本帥也在此疑惑正欲查究得

你前去探聽更好胡先領令出營扮作獸醫混過了劉營一路來到青龍山已近黃昏悄悄行至半山見一棵大樹就盤將上去在樹頂上遠遠望去只見番兵已到漫山遍野而來如同螞蟻一般胡先好不着急想那岳統制只有八百人馬怎成迎敵決然被他擒了不表胡先坐在樹頂探望再說粘罕帶領十萬人馬望金陵進發途遇敗兵報說有個岳南蠻全一個吉南蠻殺了兩個元帥五千兵喪了一大半傷者不計其數粘罕聽了大怒催動大兵下來忽有探軍報道敵上狼主前面山頂上有南蠻扎營請令定奪粘罕道既有南蠻阻路今天色已晚且扎住營盤住看到明日開兵一聲炮响番兵安營扎寨尚未安歇這里青龍山上岳爺爺見粘罕安營不來捨山倘到明日彼眾我寡難以抵敵想了一想便叫二百兒郎在此守着不可亂動待我去引這些

番兵來受死遂拍馬下山搖手中鎗望着番營殺去那胡先在樹頂上見了一身冷汗暗想道這真個是捨身為國之人且看那岳爺爺一馬沖入番營高叫宋朝岳飛來踏營也蹤着馬馬又高大挺着鎗鎗又精奇逢人便挑遇馬便刺耀武揚威如入無人之境小番慌忙報入牛皮帳中粘罕大怒上馬提鎗率領元帥平章衆將校一齊湧上來將岳爺圍住這岳爺那里在他心上奮起神威鎗挑劍砍殺得尸堆滿地血流成河暗想道此番已激動他的怒氣不若敗出去賺他起來便把瀝泉鎗一擺喝道進得來出得去纔爲好漢兩腿把馬一夾唵刺刺沖出番營而來粘罕大怒道那有這等事一个南蠻拿他不住如何進得中原必要踏平北山方淺吾恨就招麾大兵吶喊追來岳爺回頭看見暗暗歡喜賊又這道中我之計了連忙走馬上山半山裏樹頂上胡

先着見岳爺制敗回後邊漫天蓋地的番兵趕來吹起胡笳好似長潮浪湧鼓動駝鼓猶如霹靂雷霆胡先想道這翻完了不獨他沒了命我却先是死也正在着急忽聽得一聲炮响震得山搖地動几乎跌下樹下那衆番氏亦有跌下馬來的也有驚倒的兩邊埋伏的軍士火炮火箭打將下來延着枯草火藥發作一霎時烈焰騰空烟霧亂滾燒得那些番兵番將兩目難開怎認得兄和弟一身無主那顧得父和孫喧喧嚷嚷自相踐踏人撞馬馬撞人各自逃生同先文郎和衆平章保着粘罕從小路逃生却見一山間阻路粘罕叫小番探那溪水深的淺小番探得明白說有三尺來深粘罕遂吩咐三軍渡水過去衆軍士依言盡向溪水中走去也有許多向溪邊吃水粘罕催動人馬渡溪但見滿溪間盡是番兵忽聽得一聲响噫猶如半天中塌了天河那水勢

望下倒將下來但見滴溜溜人隨水滾呼喇喇馬逐波
流粘罕大驚慌忙下令別尋路徑回兵要緊那些番兵
一个个魂飛胆喪盡望谷口逃生粘罕也顧不得眾平
章了跟了同先文郎拍馬往谷口尋路只見前邊逃命
的平章跑馬轉來叫聲狼主前面谷口都有山峯攔住
無路可通粘罕道如此說來我等性命休矣內中有一
个平章用手指道這左邊不是一條小路不管他通不
通且走去再處粘罕道慌不擇路只要有路就走遂全
眾兵將一齊從夾山道而行行不多路那山上軍士聽
高下邊人馬走動一齊把石塊飛蝗一般打將下來打
得番兵頭開腦裂尸積如山同先文郎保着粘罕拚命
逃出谷口却是一條大路這時候已是五更時分了粘
罕出得夾山道不覺仰天大笑同先文郎道如此吃虧
怎及狼主反笑起來却是爲何粘罕道我不笑別的我

笑那岳南蠻雖會用兵到底平常若在此處埋伏一枝
人馬某家插翅也難飛了話言未畢只聽得一聲炮响
霎時火把燈毬照耀如同白日火光中一將生得面如
藍靛髮似硃砂手舞狼牙棒躍馬高叫吉青在此快快
下馬受死粘罕對同先文郎道岳南蠻果然利害某家
今日死于此地矣眼中流下泪來同先文郎道都是狼
主自家笑出來的如今事已急了臣有一个金蟬脫壳
之計只要狼主照看臣的後代粘罕道這个自然計將
安出同先文郎道狼主可將文甲馬匹兵器與臣換轉
一齊冲出去那吉南蠻必然認臣是狼主與他交戰若
南蠻本事有限臣保狼主逃生倘若他本事高強被他
捉去狼主可覩便脫離此難粘罕道只是難爲你了便
忙忙的將衣甲馬匹調換了一齊冲出那吉青看見同
先文郎這般打扮認做是粘罕便舉起狼牙棒打來同

先文郎使鎗招架戰不上几合早被吉青一把抓住活擒過馬去了那粘罕帶領敗兵拚命奪路而逃這里吉青追趕了一程拿了同先文郎回來報功那胡先在樹頂上蹲了一夜看得明白暗暗稱贊不絕慢慢的溜下樹來自回營中報與張元帥去了再說岳爺在山上等到天明那九處理伏兵丁俱來報功一面收拾番兵所遺兵器什物只見吉青回營繳令道果然拿着粘罕了岳爺命推上來眾軍士將同先文郎推將上來岳爺一看拍案大怒命左右將吉青綁去砍了左右答應一聲真不是

令行山岳動 言出鬼神驚
不知吉青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四回

釋番將劉豫降金

獻玉璽邦昌拜相

詩曰

劉豫降金實可羞
欺君賣國無雙士

邦昌獻璽豈良謀
嚇鬼瞞神第一流

話說當時岳爺要把吉青斬首吉青大叫無罪岳爺道我怎樣吩咐你却中了他金蟬脫壳之計便向同先文郎喝問道你這等詭計只好瞞吉青怎瞞得我過你實說是何等樣人敢假裝粘罕替死同先文郎暗想中原有了此人我主休想宋室江山也便叫道岳南蠻我狼主乃天命之主怎能被你拿了我非別人乃金國大元帥同先文郎便是岳爺道吉青你聽見麼吉青道我見他這般打扮裝束只道是粘罕那曉得他會調換的大哥要殺我就與他一同殺罷了眾軍士俱跪下討饒岳爺道也罷今日初犯恕你一次日後倘再有誤事王法

無親決不容情吉青謝了起來岳命道就着你領兵二百把番將并馬匹軍器前往大營報功吉青領令押解了同先文郎并所獲遺棄物件一路來到劉豫營前叫小校稟知好放過去到元帥大營劉豫聞報命傳宣官引吉青進見吉青叩稟岳統制殺敗番兵十萬活捉番將一員得了許多軍器馬匹現解在營門乞元帥看驗明白好讓路與小將到大元帥營中去報功劉豫聽了這一番言語口中不語心內暗思金兵十分利害南朝並無人敢當岳飛初進之人反有這等本事我想他只用八百兵丁殺敗了十萬人馬擒拿了番邦元帥若還論功必定職居吾上想了一會說道有了索性待我佔了後來的功再讓他罷主意已定便假意開言道吉將軍你同岳統制殺敗番兵擒獲番將這件功勞不少但你到大營去報功須要耽擱時日你營中乏人恐金兵

復來我與你統制猶如弟兄一般不如我差人代你送往元帥處你與我帶了猪羊牛酒先回本營去犒賞三軍罷吉青不知是計即便謝了劉豫劉豫吩咐家將整備猪羊牛酒交與吉青帶回本寨去分犒衆軍不提且說劉豫將同先文郎囚在後營解來物件暫且留下了把文書寫停當封好了叫旗牌上來吩咐道你到大營內去報功大元帥若問你你說金兵殺來被本帥殺敗拿住一個番將囚在營中若是大元帥要就解送來若是不要就在那邊斬了元帥問你說話須要隨機答應不可漏了風聲旗牌得令出營望大營而來再說胡中軍回營換了衣服來見元帥元帥便問所探之事如何胡中軍將到了青龍山扒上樹頂上一夜所見之事細細稟知元帥道難爲你了記上你的功勞到了次日元帥升帳聚集衆節度各總兵議事衆將恭見已畢有傳

宣官上來稟道二隊先鋒劉節度差旗牌報功在營門外候令元帥道令他進來那旗牌官進來叩了頭將文書呈上張元帥折開觀看原來又將岳先鋒的功勞冒去了便吩咐賞了旗牌且自回營可將所擒將活解來營待本帥這裡叙功送往京師候旨便了旗牌叩謝出營而去張元帥打發了旗牌出營便向眾將道兩次殺敗番兵俱係前隊岳飛大功今劉豫蔽賢冒功朝廷正在用人之際豈容奸將埋沒才能以致賞罰混亂本帥意欲將他拿來斬首示眾再奏朝廷那一位將軍前去拿他言未畢胡中軍上前稟道元帥若去拿他恐有意外之變不如差官前去傳元帥之令請他到來議事然後聚集眾將究明細底然後斬他庶眾心誠服他亦死而無怨元帥道此計甚妙就着你去請他到大營來商議軍機不得有誤中軍得令出營上馬往劉營來不

道元帥帳下有一兩淮節度使曹榮却與劉豫是兒女親家當時親見元帥命中軍去賺劉豫他的長子劉麟却是我的女婿父子性命旦夕難保叫我女兒怎麼好遂悄悄出帳差心腹家將飛馬往劉營報知此時劉豫正在營中盼望那報功的旗牌不見回來忽傳宣進來稟說兩淮節度使曹爺差人有緊急事要見劉豫即着來人進見來人進營慌慌張張叩了頭說道家爺不及修書多多拜上今大元帥探聽得老爺冒了岳先鋒的功勞差中軍官來請爺到大營假說議事有性命之憂請爺快作計較劉豫聽了大驚失色忙取白銀五十兩賞了來人與我多多拜上你家爺感承活命之恩必當重報來人叩謝自回去了劉豫想了一會走到後營將同先文郎放了坐下道久聞元帥乃金邦名將悞被岳飛所算我觀宋朝氣數已盡金國當興本帥意欲放了

元帥同投金國不知元帥意下若何同先文郎道被擄之人自分一死若蒙再生自當重報吾狼主十分愛才重賢元帥若往本國一力在我身上保舉重用劉豫大喜吩咐整備酒飯一面傳令收拾人馬粮草正待起行旗牌恰回來繳令說大元帥命將所擒番將囚解大營請旨定奪劉豫大笑遂鳴鼓集衆將士參見已畢劉豫下令道新君年幼無能張所賞罰不明今大金狼主重賢愛才本帥已約同金國元帥前去投順爾等可作速收拾前去共圖富貴言未畢只聽得塔下一片聲說道我等各有父母妻子在此不願降金哄的一聲走个罄蓋劉豫目瞪口呆看看只剩得幾名親隨家將只得和同先文郎帶領了這凡人上馬又恐怕岳飛兵馬在前邊阻碍只得從小路大寬轉取路前行忽見後面一騎馬飛奔趕來叫道劉老爺何往劉豫回頭看時却是中

軍便問你來做什店中軍道大老爺有令箭在此持請元帥遽往大營議事劉豫笑道我已知道了我本待殺了你恐沒有人報信留你回去說與張所老賊知道我劉豫堂堂丈夫豈是池中之物反受你的節制我今投順金國權寄這顆驢頭在他頸上我不日就來取也嚇得中軍不敢則聲回轉馬頭就走不知是那个走漏了風聲飛跑趕回大營來報與張元帥張元帥隨即修本正要差官進京啟奏忽報聖旨下張所接旨宣讀却是命張所防守黃河加封岳飛爲都統制張所謝恩畢隨將所寫奏明劉豫降金岳飛得功的本章交與欽差帶進京去命岳飛領軍前行同守黃河且按下慢表再說那粘罕在青龍山被岳飛殺敗領了殘兵取路回河間府來見兀朮兀朮道王兄有十萬人馬怎反敗於宋兵之手粘罕道有个岳南蠻叫做岳飛真个利害就把

他獨來踞營并水火埋伏之事細細說了一遍兀木道並未曾聽見中原有什岳飛不信如此利害粘罕道若沒有同先文郎替代我命已喪于夾山道上矣兀木聽了大怒道王兄你且放心待某家親自起兵前去渡黃河拿住岳飛與王兄報仇直搗金陵踏平宋室以洩吾之恨那兀木正在怒烘烘要拿岳飛却有小番來報同先文郎候令兀木道王兄說他被南蠻拿去怎得回來就着令進來且說那同先文郎同着劉豫抄路轉到金營即對着劉豫道元帥可在營門外等等待我先去稟明再請進見劉豫道全仗幫襯同先文郎進了大營一直來到兀木帳前跪下叩頭兀木道你被南蠻拿去怎生逃得回來同先文郎將劉豫投降之事說了一遍兀木道這樣奸臣留他怎拿來哈喇了罷哈迷虫道狼主不可如此且宣他進來封他王位安放他在此自

有用處兀木聽了軍師之言就命平章宣進朝見封爲魯王之職鎮守山東一帶劉豫謝恩不表再說張元帥兵至黃河就分撥衆節度各處堅守岳飛同着吉青向北扎下營寨守住張元帥自領大兵攻取汴京那張邦昌聞知張元帥領兵來取城心生一計來至分宮樓前見太后啟奏道兀木兵進中原不日來搶汴京今康王九殿下在金陵即位臣欲保娘娘前往望娘娘將玉璽交付與臣獻與康王去娘娘聞奏兩泪交流今天子並無音信要這玉璽何用就交與卿便了張邦昌騙了玉璽到家中收拾金珠保了家小出城竟往金陵去了再說張元帥兵至汴梁守城軍士開城迎接張所進城來請了娘娘的安娘娘就將張邦昌騙去玉璽帶了家眷不知去向與張所說知張所奏道四面皆有兵將守住不怕奸臣逃去臣差人探聽奸人下落再來覆旨元帥

辭駕出朝將兵守住汴梁不表再說張邦昌到了金陵
安頓家眷來至午門對黃門官道張邦昌來獻玉璽相
煩轉達天顏黃門官奏知高宗高宗問眾臣道此賊來
時眾卿有何主見李太師奏道張邦昌來獻玉璽其功
甚大封他爲右丞相但他本心不好主公只宜疎遠他
他就無權矣高宗大悅道可宣上殿來邦昌來至殿前
俯伏高宗道卿之前罪免究今獻玉璽有功官封右丞
相之職邦昌謝恩而退到了次日邦昌上殿奏道臣聞
元木又犯中原有岳飛青龍山大戰殺得番兵片甲無
存若無此人中原難保真乃國家之樑棟也現爲都統
不稱其職以臣愚見望主公召他來京拜爲元帥起兵
掃北迎請二帝還朝天下幸甚高宗聽了想道好是好
我總不聽你卿家不必多言孤自有主意邦昌只得退
出回至家中想道這樣本章主公不聽雖爲丞相總是

無權了正在無計可使適值侍女荷香送茶進來邦昌
觀看頗有姿色不若認爲己女將他送進宮中倘得寵
用只要誘他荒淫酒色不理朝政將天下送與四狼主
了遂與荷香說了荷香應允邦昌次日粧扮荷香上了
車子推往午門邦昌進朝奏道臣有小女荷香今送上
主公伏侍聖駕在午門候旨那个少年天子一聞此言
即傳旨宣召荷香拜伏金堦口稱萬歲高宗觀看大悅
遂傳旨命太監送進宮去李綱出班奏道請主公送往
西宮邦昌又奏道望主公降旨召岳飛回朝拜帥掃北
高宗傳旨就命邦昌發詔去召岳飛高宗自回宮去與
荷香成親不表且說邦昌將旨放在家中不着人去召
岳飛算定黃河往返的日子邦昌方來覆旨回奏岳飛
因金兵犯界守住要地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因此不
肯應詔高宗道他不來也罷了且說李太師在府中與

夫人說起張邦昌獻女之事夫人道他爲不得專權故送此女以圖寵用耳太師道夫人之言洞悉奸臣肺腑老夫早晚也要留心正說之間只見簷下點着二人太師道你是何人張保過來跪下叩頭道是小人張保太師道張保我一向忘了只爲國事匆忙不曾抬舉你也罷你去取紙筆過來張保就去取了文房四寶來放在棹上太師爺就寫起一封書來封好了對張保說我薦你到岳統制那邊去做个家下你可湏要小心伏侍岳爺張保道我不去的古人云宰相家人七品官怎麼反去投岳統制李太師說道那岳將軍真是个人中豪傑蓋世英雄文武雙全這樣人不去跟他還要跟誰去張保道小人自去投他如若不好仍要回來的就當時叩別了太師出了府門轉身回到家中別了妻子背上包裹行李提着棍鐵棍出門上路而行一日來到黃河口

岳爺營前向軍士道相煩通報說京中李太師差來下書人求見軍士進營報知岳爺岳爺道可着他進來軍士出營說家爺請你進去張保進營叩頭將書呈上岳統制把書折開一看說道張管家你在太師身邊討个出身還好我這裡是个苦所在怎麼安得你的身子且到小營便飯待我修書回稟太師爺罷張保同了岳爺的家人來到傍邊小營坐下張保看那營中不過是栢木棹子動用傢伙俱是粗的少停送進酒飯來却是一碗魚一碗肉一碗豆腐一碗牛肉水白酒老米飯那家人向張保說道張爺請酒飯張保道爲何把這樣的菜來與我吃家人道今日却是爲了張爺特地收拾起來的若是我家老爺天天是吃素還不能歡喜的哩每到吃飯的時候家爺朝北站着眼中淚盈盈說道爲臣在此受用了未知二位聖上如何那有一食不慟哭流泪

張保道好好好不要說了且吃酒飯他就一連吃了數十餘碗轉身出來見了岳爺岳爺道回書有了張保道小人不回去了太師爺之命却不敢違岳爺道既然如此權且在此過几日再處罷遂命張保進營去與吉青相見過了吉青道好一條漢子張保自此在營中住下不表且說張邦昌送王璽時一路上就印了許多紙所以他就假傳聖旨頗多那一日將一道假旨到黃河口來召岳飛岳飛出來接旨到裡邊開讀了岳爺道欽差請先行岳飛隨後便來那欽差別過岳飛回覆張邦昌去了岳飛吩咐吉青說道兄弟爲兄的奉旨回京恐番人渡河過來非當小可爲兄的有一句要緊說話未知賢弟肯依否吉青道大哥吩咐小弟怎敢不依那岳爺對吉青說出這几句话來有分教

猙獰虎豹排牙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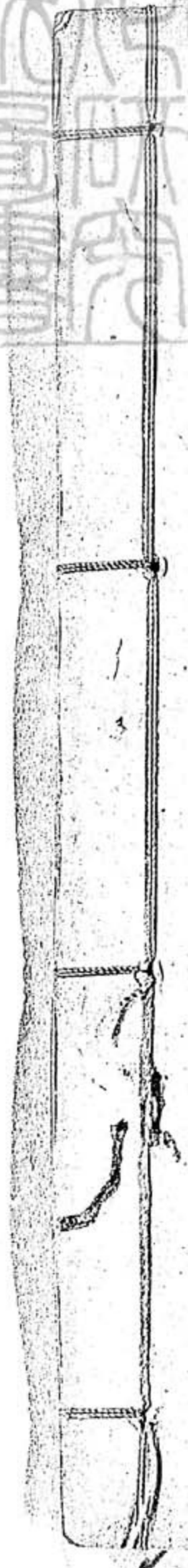
困水蛟龍失雨雲

畢竟不知岳爺對吉青說出甚麼話來且聽下回分詳



Vertical text column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page, containing faint characters that are difficult to decipher due to fading and bleed-through.

Handwritten text in a stylized script, possibly a library stamp or title, located at the top of the page.



Main body of handwritten text in a cursive script, covering the right two-thirds of the page. The text is dense and appears to be a continuous passage.